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七十六卷 賈娉娉再生締前盟

傾國名姝，出塵才子，真個佳麗。魚水因緣，鸞鳳契合，事如人意。貝闕煙花，龍宮風月，謾詫傳書柳毅，想傳奇、又添一段，勾欄裡做《還魂記》。稀稀罕罕，奇奇怪怪，轉得完完備備。夢葉神言，婚諧復偶，兩姓非容易。牙牀兒上，秀衾兒裡，渾似牡丹雙蒂。問這番、怎如前度，一般滋味？

這只詞兒調寄《永遇樂》。話說元朝延佑初年有個魏巫臣，是襄陽人，官為江浙行省參政。夫人蕭氏封郡國夫人，共生三子，大者魏鸞，次者魏鸞，三名魏鵬。這魏鵬生於浙江公廨之中，魏巫臣因與錢塘賈平章相好，平章之妻邢國莫夫人亦與蕭夫人相好，同時兩位夫人懷著身孕，彼此指腹為婚。分娩之時，魏家生個男兒，名為魏鵬；賈家生下女子，名為娉娉。不期魏巫臣患起一場病來，死於任所。蕭夫人只得抱了魏鵬並長子魏鸞、次子魏鸞扶柩而歸於襄陽，遂與莫夫人再三訂了婚姻之約，兩個相哭而別。賈平章同莫夫人直送至水口，方才分別。蕭夫人一路扶柩而回，漸漸到於家庭之間，發回了一應衙門人役，將丈夫棺木埋葬於祖墳之側，三年守孝，自不必說。

不覺魏鵬漸漸長大，年登□八，取字寓言，聰明智慧，熟於經史，三場得手。不料有才無命，至正間不第，心中甚是鬱悶。蕭夫人恐其成疾，遂對他說道：「錢塘乃父親做官之處，此時名師夙儒多是你父親考取的門生，你可到彼訪一明相從，好友相處，庶幾有成。況錢塘山水秀麗，妙不可言，可以開豁心胸，不必在此悶悶。」說罷，袖中取出一封書來道：「你到錢塘，當先訪故賈平章邢國莫夫人，把我這封書送與。我內中自有要緊說話，不可拆開。」吩咐已畢，遂取出送莫夫人的禮物交付。

魏鵬領了母親書儀，暗暗的道：「母親書中不知有何等要緊說話在內，叫我不要拆開，我且私自拆開來一看何如？」那書道：自別芳容，不覺又□五年矣。光陰迅速，有如此乎！憶昔日在錢塘之時，杯酒笑談，何日不同？豈期好事多磨，先參政棄世，苦不可言。妾從別後，無日不憶念夫人，不知夫人亦念妾否乎？後知先平章亦復喪逝，彼此痛苦，想同之也。恨雁杳魚沉，無以弔奠耳。別後定鍾蘭桂，鵬兒長大，頗事詩書，今秋下第，鬱鬱不樂。遂命遊學貴鄉，幸指點一明師相從，使彼學業有成，為幸為感。今愛想聰慧非常，深姻四德，諒不負指腹為婚之約。今兩家兒女俱已長成，不知何日可諧婚期。敬此候問夫人起居，兼致菲儀數□種，聊表千里鵝毛之意，萬勿鄙棄。邢國夫人妝次不宜。妾魏門蕭氏敘拜。

魏鵬看了書，大喜道：「原來我與賈小姐有指腹為婚之約，但不知人才何如、聰明何如，可配得我否？」遂叫小僕青山收拾了琴劍書箱，一路而來。

到於杭州地面，就在北關門邊老嫗家做了寓所。次日出遊，遍訪故人無在者，唯見湖山佳麗，清景滿前，車馬喧闐，笙歌盈耳，魏鵬看了，遂賦《滿庭芳》一闕以紀勝，題於紙窗之上。其詞曰：

天下雄藩，浙江名郡，自來唯說錢塘。水清山秀，人物異尋常。多少朱門甲第，鬧叢裡，爭沸絲簧。少年客，漫攜綠綺，到處鼓《鳳求凰》。徘徊應自笑，功名未就，紅葉誰將？且不須惆悵，柳嫩花芳。又道是？藍橋路近，願今生，一飲瓊漿。那時節，雲英覩了，歡喜殺裴航。

話說魏鵬寫完此詞，邊嫗人走來看道：「這是相公作耶？」魏鵬不應。邊嫗人道：「相公但見老婦不是知音之人。大凡樂府蘊藉為先，此詞雖佳，還欠嫵媚。周美成、秦少游、黃山谷諸人當不如此。」

魏鵬聞了大驚，細細詢問邊嫗人來歷。方知他原是達睦丞相的寵姬，丞相薨後，出嫁民間，如今年已五□八歲，通曉詩書音律，善於談笑刺繡，多往來於達官家，為女子之師，人都稱他為「邊孺人」。魏鵬問道：「當日丞相與我父先公參政並賈平章都是同輩人矣。」邊孺人方知他是魏巫臣之子，便道：「大好大好。」因此設酒肴宴飲。酒席之間，魏鵬細細問參政舊日同僚各官，邊孺人道：「都無矣，只有賈家一門在此。」

魏鵬道：「老母有書要達賈府，敢求孺人先容。」邊孺人許諾。

魏鵬遂問平章棄世之後莫夫人健否、小姐何如，邊孺人道：

「夫人甚是康健，一子名麟，字靈昭；小姐名娉娉，字雲華，母親夢孔雀銜牡丹蕊於懷中而生，貌若天仙，填詞度曲，精妙入神，李易安、朱淑真之等輩也。莫夫人自幼命老婦教讀，老婦自以為不如也。夫人家中富貴氣象，不減平章在日光景。」

魏鵬見說小姐如此之妙，不覺神魂俱動，就要邊孺人到賈府去。

這壁廂邊孺人正要起身，莫夫人因見邊孺人長久不來，恰好叫丫鬟春鴻到邊孺人家裡來。邊孺人就同春鴻到賈府去。見了夫人，說及魏家郎君，領蕭夫人致書之意。莫夫人吃驚道：

「正在此想念，恰好到此，可速速為我召來。」就著春鴻來請，魏鵬隨步而往。到於賈府門首，春鴻先進通報，隨後就著兩個青衣出來引導，到於重堂。

莫夫人服命服而出，立於堂中，魏鵬再拜。夫人道：「魏郎幾時到此？」魏鵬道：「來此數日，未敢斗膽進見。」夫人道：

「通家至契。一來便當相見。」坐定，茶罷，夫人道：「記得別時尚在懷抱，今如此長成矣。」遂問蕭夫人並鸞、鸞二兄安否何如，魏鵬一一對答。夫人又說舊日之事如在目前，但不提起指腹為婚之事。魏鵬甚是疑心，遂叫小僕青山解開書囊，取出母親之書並禮物數□種送上。夫人拆開書從頭看了，納入袖中，收了禮物，並不發一言。

頃間，一童子出拜，生得甚秀。夫人道：「小兒名麟兒也，今□二歲矣。與太夫人別後所生。」叫春鴻接小姐出來相見。

須臾，邊孺人領二丫鬟擁一女子從繡簾中出，魏鵬見了欲避，夫人道：「小女子也，通家相見不妨。」小姐深深道了「萬福」，魏鵬答禮。小姐就坐於夫人之側，邊孺人也來坐了。魏鵬略略偷眼觀那小姐，果然貌若天仙，有西子之容、昭君之色。魏鵬見了就如失魂的一般，不敢多看，即忙起身辭別。

夫人留道：「先平章與先參政錢同骨肉，尊堂與老身亦如姐妹，別後魚沉雁杳，絕不聞信息，恐此生無相見之期。今日得見郎君，老懷喜慰，怎便辭別？」魏鵬只得坐下，夫人密密叫小姐進去整理酒筵。

不一時間，酒筵齊備，水陸畢陳。夫人命兒子與小姐同坐，更迭勸酒。夫人對小姐道：「魏郎長於你三月，自今以後，既是通家，當以兄妹稱呼。」魏鵬聞得「兄妹」二字，驚得面色如土，就像《西廂記》說的光景，卻又不敢作不悅之色，只得勉強假作歡笑。夫人又命小姐再三勸酒，魏鵬終以「兄妹」二字飲酒不下。小姐見魏郎不飲，便對夫人道：「魏家哥哥想是不飲小杯，當以大杯奉敬何如？」魏郎道：「小杯尚且不能飲，何況大杯！」小姐道：「如不飲小杯，便以大杯敬也。」

魏郎見小姐奉勸，只得一飲而盡。夫人笑對邊孺人道：「郎君既在你家，怎生不早來說？該罰一杯。」邊孺人笑而飲之。飲罷，魏郎告退。夫人道：「魏郎不必到邊孺人處去，只在寒舍安下便是。」魏郎假稱不敢。夫人道：「豈有通家骨肉之情，不在寒舍安下之理？」一壁廂叫家僕脫歡，小蒼頭童引魏郎到於前堂外東廂房止宿，一壁廂叫人到邊孺人家取行李。

魏郎到於東廂房內，但見屏幃牀褥、書幾浴盆、筆硯琴棋，無一不備。魏郎雖以「兄妹」二字不樂，但遇此傾城之色，眉梢眼底，大有滋味，況且又住在此，盡可親而近之，後來必有好處，因賦《風入松》一詞，醉書於粉壁之上：

碧成□二瞰湖邊，山水更清妍。此邦自古繁華地，風光好，終日歌弦。蘇小宅邊桃李，坡公堤上人煙。綺窗羅幕鎖嬋娟，咫尺遠如天。紅娘不寄張生信，西廂事，只恐虛傳，怎及青銅明鏡，鑄來便得團圓！

不說魏郎思想賈雲華。且說賈雲華進到內室，好生牽掛魏郎，便叫丫鬟朱櫻道：「你去看魏家哥哥可曾睡否？」朱櫻出來看了回覆道：「魏家哥哥題首詩在壁上，我隔窗看不出，明日起早待他不曾出房，將詩抄來與小姐看看是何等樣詩句。」

看官，你道朱櫻怎生曉得，原來近朱者赤、近墨者黑，朱櫻日日服侍小姐，繡牀之暇，讀書識字，此竅頗通。次日果然起早，將此詞抄與小姐看。小姐看了暗笑，便取了雙鸞霞箋一幅，磨得墨濃，蘸筆飽，也和一首付與朱櫻。朱櫻將來送來與魏郎道：「小姐致意哥哥，有書奉達。」魏郎拆開來一看，也是一首《風入松》詞道：

三人家在漢江邊，才貌及春妍。天教吩咐風流態，好才調，會管能弦。文彩胸中星斗，詞章筆底雲煙。藍田新種璧娟娟，日暖絢晴天。廣寒宮闕應須到，《霓裳曲》，一笑親傳。好向嫦娥借問，冰輪怎不教圓？

魏郎看了，笑得眼睛沒縫，方知邊孺人之稱贊一字非虛。

見他賦情深厚，不忍釋手，遂珍藏於書笈之中，再三作謝，朱櫻自去。

朱櫻方才轉身，夫人著宜童來請到中堂道：「郎君奉尊堂之命，遠來遊學，不可蹉跎時日。此處有個何先生，乃大有學問之人，門下學生相從者甚多。郎君如從他讀書，大有進益。贄見之禮，吾已備辦在此矣。」魏郎雖然口裡應允，他心中全念著賈雲華，將「功名」二字竟拋在東洋大海裡去了，還有什麼詩云子曰、之乎者也！見夫人強逼他去從先生，這也是不湊趣之事，竟像小孩子上學堂的一般，心裡有不欲之意，沒奈何只得承命而去，然也不過應名故事而已，那真心倒全副都在賈雲華身上。但念夫人意思雖甚慇懃，供給雖甚整齊，爭奈再不提起姻事，「妹妹哥哥」畢竟不妥，不知日後還可婚姻之期否。遂走到吳山上伍相國祠中，虔誠祈一夢兆，得神報云：

灑雪堂中人再世，月中方得見姮娥。

魏郎醒來，再三推辭不得，只得將來放過一邊。

一日偶與朋友出遊西湖，賈雲華因魏郎不在，同朱櫻悄悄走到書房之內，細細看魏郎窗上所題之詞，甚是嘖嘖稱贊。

一時高興，也題絕句二首於臥屏之上：

淨几明窗絕點塵，聖賢長日與相親。

文房瀟灑無餘物，惟有牙籤伴玉人。

又一絕句道：

花柳芳菲二月時，名園剩有牡丹枝。

風流杜牧還知否，莫恨尋春去較遲。

話說魏郎抵暮歸來，見了此詩，深自懊悔不得相見，隨筆和二首題於花箋之上道：

冰肌玉骨出風塵，隔水盈盈不可親。

留下數聯珠與玉，憑將吩咐有情人。

又一絕句道：

小桃才到試花時，不放深紅便滿枝。

只為易開還易謝，東君有意故教遲。

魏郎寫完此詩，無便寄去。

恰好春鴻攜一壺茶來道：「夫人聞西湖歸來，恐為酒困，特烹新龍井茶在此解渴。」魏郎見春鴻甚是體態輕盈，乘著一時酒興，便一把摟抱過來道：「小姐既認我為哥哥，你認我為夫何如？」春鴻變色不肯，道：「夫人嚴肅，又恐小姐知道嗔怪。」魏郎道：「小姐固無妨也。」春鴻再三掙扯不脫，也是及時之年，假意推辭，見魏郎上緊，也便逆來順受了。正是：

偶然倉卒相親，也當春風一度。

魏郎事完，再三撫息道：「吾有一詩奉小姐，可為我持去。」

春鴻比前更覺親熱，連聲應允，即時納入袖中。方才說罷，夫人著朱櫻來請道：「莫家哥哥到。」賈雲華走出相見，是外兄莫有王來探望。夫人設宴相待，魏郎同宴。夫人因久別有王，且悲且喜，姑姪勸酬，不覺至醉，筵畢各散。

夫人早睡，獨小姐率領丫鬟收拾器皿、鎖閉門戶。朱櫻持燭伴小姐出來照料，見魏郎獨立未回，驚道：「哥哥怎生還不去睡？」魏郎道：「口渴求茶。」小姐命朱櫻去取茶。魏郎見朱櫻去了，便道：「我有一言相告，母親為我婚姻，艱難水陸，千里遠來，今夫人並無一語說及婚姻之事，但稱為『兄妹』，怎生是好？」賈雲華默然不言。適朱櫻捧茶而至，賈雲華親遞與魏郎。魏郎謝道：「何煩親遞？」賈雲華道：「愛兄敬兄，禮宜如此。」魏郎漸漸捱身過來，賈雲華退立數步道：「今夕夜深，哥哥且返室，來宵有話再說。」遂道了「萬福」而退。

次日夫人中酒不能起，晚間小姐果然私走出來到於東廂房，見魏郎道了「萬福」，閒話片時，見壁上琴道：「哥哥精於此耶？」魏郎道：「□四五時即究心於此。聞小姐此藝最精，小生先鼓一曲，拋磚引玉，何如？」就除了壁上這張天風環珮琴來鼓《關雎》一曲以動其心。小姐道：「吟揉綽注，一一皆精，但取聲太巧，下指略輕耳。」魏郎甚服其言，便請小姐試鼓一曲。雲華鼓《雉朝飛》一曲以答。魏郎道：「指法極妙，但此曲未免有淫豔之聲。」雲華道：「無妻之人，其詞哀苦，何淫豔之有？」魏郎道：「若非犢沐子之妻，安能造此妙手？」雲華無言，但微笑而已。此夕言談稍洽，甚有情趣。忽夫人睡醒，呼小姐要人參湯。小姐急去，魏郎茫然自失。枕上賦《如夢令》詞一闕道：

明月好風良夜，忽夢楚王台下。雲散雨難成，佳會又為虛話。吳也，誤也，睜著眼兒乾罷。

次日魏郎起早，進問夫人安否，出來走到清凝閣少坐，內室無人。那時雲華正坐閣前低著頭繡鞋，其雙彎甚是纖小。魏郎閃身戶外窺視。卻被小丫鬟福福看見，急急報與小姐。小姐大怒，要對夫人說知。魏郎恐道：「適才到夫人處問安，迷路至此，兄妹之情，何忍便大怒耶？」小姐道：「男子無故不入中堂，怎生好直造內室？倘被他人窺見，成何體面！自今以後，切勿如此。」魏郎連連謝過不已。小姐笑道：「警戒哥哥下次耳，何勞深謝！」魏郎方知雲華之狡猾也。

夫人一日遣春鴻捧茶與魏郎飲，魏郎又乘機得與春鴻再續前好，便求告春鴻道：「你怎生做個方便則個？」春鴻道：

「你與小姐原有指腹為婚之約，況且郎才女貌，自然相得。我有白綾汗巾一條在此，哥哥你寫一首情詞在上，看小姐怎生發付，便見分曉。」魏郎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即忙提起筆來做首詩道：

鮫綃元自出龍宮。長在佳人玉手中。

留待洞房花燭夜，海棠枝在試新紅。

詩題畢，付與春鴻。春鴻前走，魏郎隨後。走至柏汛堂，小姐正在那裡倚檻玩庭前新柳，因誦辛稼軒詞道：「莫去倚危欄，斜陽正在，煙柳斷腸處。」魏郎遽前撫其背道：「我更斷腸也。」小姐道：「狂生又來耶？」魏郎道：「不得不如此耳。」

小姐命春鴻去取茶，春鴻故意將汗巾墜於地下。小姐拾起看了，怒道：「何無忌憚如此？」魏郎道：「我與你原自不同，指腹為婚，神明共鑒，不期夫人以『兄妹』相稱，竟有背盟之意。全賴你無棄我之心，方可諧百年之眷。今你又漠然如土木相似，絕無哀憐之意，我來此兩月，終日相對，真眼飽肚中饑也。若再如此數月，我決然一命休矣。你何忍心如此！」

小姐聞言歎息道：「哥哥之言差矣。我豈土木之人，指腹為婚，此是何等樣盟誓！今母親並不提起『婚姻』二字，反以『兄妹』相稱，定因兄是異鄉之人，不肯將奴家嫁與哥哥。奴家自見哥哥以來，忘食忘寢，好生牽腸掛肚，比兄之情更倍，但以異日得諧秦晉，終身為箕帚之妾，偕老百年，乃妾之願。若草草苟合，妾心決不願也。」魏郎道：「說得好自在話兒，若必待六禮告成，則我將為家中之人矣。」小姐聞之，心生狐疑之間。忽夫人見召，魏郎慌張而出。

次日，小姐著春鴻將一紙付與魏郎，魏郎拆開來看了，內一詩道：

春光九□恐無多，如此良宵莫浪過。

寄與風流攀桂客，直教今夕見姮娥。

魏郎見了，歡喜不勝，舉手向天作謝，磨槍備劍，預作準備，巴不得登時日落西山，頃刻撞鐘發播。爭奈何先生處一個湊趣的朋友金在熔走來探望，強拖魏郎到湖上妓家秀梅處飲酒。魏郎假推有疾。那金在熔不顧死活，一把拖出，魏郎只得隨了他去，到了秀梅之處，秀梅見魏郎風姿典雅，大杯奉著魏郎。魏郎一心牽掛著小姐，只是不飲，怎當得秀梅捉住亂灌，一連灌了數杯，魏郎大醉如泥，出得秀梅之門，一步一跌而回。走入東廂房門，便一交睡倒在石欄杆地上。

那時月明，小姐乘夫人睡熟，悄悄走出閨門來赴約，不意魏郎酣寢，酒氣逼人，呼之不醒，乃悵然入室，取筆書絕句一首於幾上道：

暮雨朝雲少定蹤，空勞神女下巫峰。

襄王自是無情者，醉臥月明花影中。

題畢而進。天明酒醒，魏郎見幾上這首詩，懊恨無及，自恨為妓秀梅所誤，廣韻和一首道：

飄飄浪跡與萍蹤，誤入蓬萊第一峰。

凡骨未仙塵俗在，罡風吹落醉鄉中。

魏郎懊恨之極，再無便可乘，適值平章忌辰，夫人往西鄰姚恭恕長者家附薦佛事，以邀冥福，做三晝夜功德。夫人出門，吩咐小姐料理家事，鎖閉門戶。說罷出門而去。

說話的，你道這夫人好生疏虞，怎生放著兩個孤男寡女在家，可不是自開他一個婚媾的門戶了！只因這小姐少年老成，一毫不苟言、不苟笑，閨門嚴肅，整整有條，中門之外，未嘗移步，因此並不疑心到這件事上。然畢竟是疏虞之處。夫人方才出門，那魏郎就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，一刻也蹲坐不牢，乘機闖入秀房，要做雲雨之事。小姐恐為丫鬟等所知，不成體面，斷然不肯道：「百年之事在此一旦，豈得草草？妾晚間當明燭啟門，焚香以俟。」魏郎應允。

至暮，小姐吩咐眾僕道：「夫人不在，妝等各宜小心火燭早睡，男人不許擅入中堂，女人不許出外。」眾人莫不拱聽。

又調開朱櫻、春鴻另睡一處。朱櫻、春鴻也知小姐之意，各人走開，讓他方便。魏郎更餘天氣躡步而進，從柏汛堂後轉過橫樓，有兩條路，不知何路可達。正在遲疑之間，忽然異香一了陣撲鼻而來，魏郎尋香而往，但見綠窗半啟，絳燭高燒，香氣氤氳之中，立著那位仙子，上服紫羅衫，下著翠綾裙，自拈沉香放於金雀尾爐中。聞得魏郎步履聲，出戶而迎，延入室內。室內怎麼光景：

室中安黑漆羅鈿屏風狀，紅羅圈金雜彩繡帳。牀左有一剔紅矮幾，幾上盛繡鞋二雙，彎彎如蓮瓣，仍以錦帕覆其上；右有銅絲梅花籠，懸沉香鳥一隻。東壁上掛二喬並肩圖，西壁掛美人梳頭歌。壁上犀皮草相對，一放筆硯文房具，一放妝奩梳掠具。小花瓶插海棠一枝。花箋數幅，玉鎮紙一枚。對房則藕絲吊窗，下作船軒，軒外繚以彩牆。牆內疊石為台，上種牡丹數本。佳花異草，叢錯相間。距台二尺許，磚磬一方池，池中金魚數尾，護階草籠罩其上。

說不盡那室中精緻。魏郎那有閒心觀玩，便推小姐入於彩帳之內，笑解羅衣，態有餘妍，半推半就。花心才折，桃浪已翻，嬌聲宛轉，甚覺不堪。事畢，以白綾帕拂拭道：「真可謂『海棠枝上試新紅』也。」小姐道：「賤妾陋軀今日為兄所破，甚覺慚愧。因原有指腹為婚之約，願以今日之事始終如一，偕老百年，毋使妾異日為章台之柳，則萬幸矣。倘不如願，當墜樓赴水以死，斷不違背盟言也。」魏郎道：「今日之事，死生以之，不必過慮。」遂於枕上口占《唐多令》一闕以贈道：

深院鎖幽芳。三星照洞房。驀然間，得效鸞凰。

燭下訴情猶未了，開繡帳，解衣裳。新柳未舒黃，枝柔那耐霜？耳畔低聲頻付囑，偕老事，好商量。

小姐亦依韻酬一闕道：

少小借紅芳，文君在繡房。幸相如賦就求凰。此夕偶諧雲雨事，桃浪起，濕衣裳。從此退蜂黃，芙蓉愁見霜。海誓山盟休忘卻，兩下裡，細思量。

從此往來頻數，無夕不歡。只有朱櫻未曾到手，魏郎恐怕漏泄了這段春光，也把他摸上了。從此三人同心，只瞞得老夫人。況且老夫人老眼昏花，分照料不著，更兼日在佛閣之內誦經念佛，落得這一雙兩好，且自快心樂意。

不期光陰易過，夏暑將殘，蕭夫人及二兄書來催回鄉試，彼此好生傷歎。魏郎道：「我要這『功名』二字何用？」小姐道：「『功名』二字，亦不可少，倘你去得了駟馬高車而來，我母親勢利，或者將奴家嫁你，亦未可知。」次日夫人備酒筵餞行，小姐亦在座上。晚間待夫人睡熟，走出來與魏郎送別。

好生淒楚，絮絮叨叨，淚珠滿臉。魏郎再三慰安道：「切勿悲啼，好自保重。」小姐道：「兄途中謹慎，早早到家，有便再來，勿為長往。妾醜陋之身，乃兄之身也，幸念舊盟。」說罷而別。次日遂叫春鴻送出青苧絲履一雙、綾襪一緇為贈，並書一封道：

薄命妾媵再拜寓言兄前：媵薄命，不得奉侍左右為久計。今馬首欲東，無可相贖，手制粗鞋一雙、綾襪一緇，聊表微意。庶履步所至，猶妾之在足下也。悠悠心事，書不盡言。伏祈緘詞，涕淚交下。不具。

魏郎覽畢，墜淚而已，遂鎖於書笈之中。一邊收拾起身，把日前窗上所題詩句盡數塗抹。一路回去，凡道中風晨月夕，水色山光，觸目傷心。

到家之日，已將入試之時，遂同二兄進場。他一心只思量著賈雲華小姐，那裡有心相去做什麼文字，隨手寫去，平平常常，絕無一毫意味，恨不得寫一篇「相思經」在內，有什麼好文字做將出來？怎如自己極不得意文字，那試官偏生得意，昏了眼睛，歪了肚皮，橫了筆管，只顧圈圈點點起來。

二兄用心敲打之文反落榜後。果是：

著意栽花花不活，無心插柳柳成蔭。

魏鵬領瞭高薦，勢利場中，賀客填門，沒一個不稱贊他文字之妙，說如此錦繡之文自然高中。魏鵬自己心上明白，暗暗付之一笑而已。同年相約上京會試，魏郎托病不赴，只思到杭州以踐宿約，怎當得母親、二兄不容，催逼起身，魏郎不得已恨恨而去。會場中也不過隨手寫去，做篇虛應故事之文。偏生虛應故事之文，瞎眼試官中意，又圈圈點點起來，說他文字穩穩當當，不犯忌諱，不傷筋動骨，是平正舉業之文，竟中高第；廷試又在甲榜，擢應舉翰林文字。

魏郎雖然得了清要之官，爭奈一心想著雲華，情願補外官，遂改江浙儒學副提舉，甚是得意。歸到襄陽拜了母兄，逕赴錢塘，需次待闕。首具袍笏拜夫人於堂，夫人叫兒子靈昭並小姐出來拜見，魏郎見了小姐，兩目相視，悲喜交集，卻又不敢多看。夫人對小姐道：「魏兄高第顯官，人間盛事，汝即是妹，當以一杯致賀。」小姐遂酌酒相勸，極歡而罷。夫人道：「幸未到官，仍舊萬此可也。」這一句說話單單搔著了魏郎胸中之念，好生暢快。才到得一二日，又是朱櫻、春鴻二人做線，引了魏郎直入洞房處再續前盟，終日鸞鳳顛倒，連朱櫻、春鴻二人一齊都弄得個暢哉。

一日，後園池中有並蒂荷花二朵，一紅一白。夫人因有此瑞，遂置酒池上，命魏郎、靈昭、小姐三人賞花，且對靈昭道：「並蒂荷花是人之大瑞，莫不是你今秋文戰得捷之兆！」

可賦一詩以見志。魏郎如不棄，亦請賦一首。」二人俱賦一首，夫人稱贊魏郎，要小姐也賦一首。小姐遂口占《聲聲慢》一詞，魏郎看了道：「風流俊媚，真女相如也。」小姐連稱不敢而散。魏郎愈加珍重，遂為《夏景閨情》□首，以寄雲華道：

香閨曉起淚痕多，倦理青絲發一窩。

□八雲鬢梳掠遍，更將鸞鏡照秋波。

侍女新傾盞麵湯，輕裘雪腕立牙牀。
都將隔宿殘脂粉，洗在金盆徹底香。
紅棉拭鏡照窗紗，畫就雙蛾八字斜。
蓮步輕移何處去？階前笑折石榴花。
深院無人刺繡慵，閒階自理鳳仙叢。
銀盆細搗青青葉，染就春蔥指甲紅。
薰風無路入珠簾，三尺冰綃怕汗黏。
低喚小鬟推繡戶，雙鸞自濯玉纖纖。
愛唱紅蓮白藕詞，玲瓏七竅逗冰姿。
只緣味好令人羨，花未開時已有絲。
雪為容貌玉為神，不遣風塵浣此身。
顧影自憐還自歎，新妝雖好為何人？
月滿鴻溝信有期，暫拋殘錦下鳴機。
後園紅藕花深處，密地偷來自浣衣。
明月嬋娟照畫堂，深深再拜訴哀腸。
怕人不敢高聲語，盡是慙慙一炷香。
闊幅羅裙六葉栽，好懷知為阿誰開？
溫生不帶風流性，辜負當年玉鏡台。

魏郎與小姐終日暗地取樂，爭奈好事多磨，樂極悲生，忽蕭夫人訃音到，魏郎痛哭，自不必說。一邊要回家去丁憂，思量一去三年，就裡變更不一，急急要說定了小姐親事。遂浼邊孺人轉說道：「昔日魏郎與小姐兩家指腹為婚，一言已定，千古不易，前日蕭夫人書來，專為兩家兒女長大，特來求請婚期。從來聖人道：『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』天地鬼神斷不可欺。今魏郎既已登第，與小姐宜為配偶，一個相公，一個夫人，恰是天生地長的一般。如今蕭夫人雖死，盟言終在。」

魏郎要回家守制，一去三年，願夫人不棄前盟，將小姐配與，回家守制。如其不然，一言約定，待彼三年服滿而來成親亦可。夫人以為何如？」夫人道：「我非違棄前盟，奈山遙水遠，異鄉不便。我只此一女，時刻不見尚且思念，若嫁他鄉，終年不得一見，寧死不忍。前日蕭夫人書來，我難以回答，在魏郎面前，亦絕口不談及此事，只以兄妹之禮相見。今魏郎高科，宦途升轉，必要攜去。我老人家怎生割捨，況我年老，光陰有限，在我膝下有得幾時？不如嫁與本處之人，可以朝朝夕夕相見，不消費我老人家懸念。況且魏郎年少登科，自有佳人作配，魏郎不愁無妻，我卻愁無女也，煩孺人為我委曲辭之可也。」

邊孺人對魏郎說了，驚得魏郎面色如土，只得跪告邊孺人道：「指腹為婚，更與冰人月老議親之事不同，夫人豈以母親已死便欲棄盟誓耶？孺人為我再三一言，不忘結草銜環之報。」邊孺人只得又對夫人再三勸解，夫人執意不回。魏郎大哭道：「死生從此別矣。」只得收拾起身。

一邊小姐得知這個消息，哭得死而復生，幾番要尋自盡，被春鴻二人苦勸。走出相別，哭得兩目紅腫，聲音嗚咽，一句也說不出，連春鴻二人都哽塞不住。小姐停了一會，方才出聲道：「平日與兄一日不見，尚且難堪，何況守制三年，遠離千里？既不諧伉儷，從此便為路人。吾兄節哀順變，保全金玉之軀，服闋上官，別議佳偶，宗祧為重，勿久鰥居。妾自命薄，不能與兄長為夫婦，但既以身與兄，豈能異日復事他人？妾以死自誓而已，勿以妾為深念。」次日，乃破匣中鸞鏡，斷所彈琴上冰弦，並前時手帕，付與魏郎。果是：

情到不堪回首處，一齊交付與東風。

魏郎接了，置於行李之中。夫人置酒餞別，命小姐出送，小姐哭得兩目紅腫，出來不得，托言有疾。魏郎亦不願雲華出來，愈增傷感，垂淚而去。

不說魏郎歸到襄陽守制，且說靈昭是年果中浙江鄉試，明年連捷春榜，授陝西咸寧知縣，遂同母親、姐姐上任。那雲華自別魏郎之後，終日飲恨，染成一病，柳樵花悴，玉減香消，好生悽慘。況且一路上道途辛若，到縣數日，奄奄將死。夫人慌張，不知致病之由，將春鴻細細審問，方知是為著魏郎之故，懊恨無及，早知如此，何不配與魏郎，屈斷了這塊心頭肉。只得好言勸解道：「待你病好，斷然嫁與魏郎罷了。」怎知病人膏肓，已無可救之法，果然是《牡丹亭記》道：

怕樹頭樹尾，不到的五更風。和俺小墳邊立斷腸碑一統，怎能夠月落重生燈再紅！

不數日，竟一病而亡了。夫人痛哭，自不必說。靈昭把小姐棺木權厝於開元寺僧舍，期任滿載歸。

適值縣有大盜逃到襄陽，官遣康鐸到彼捕盜。春鴻遂出小姐所作之詩，遺命叫人寄去與魏郎，遂乘便付與康鐸。靈昭得知，拆開來一看，乃集唐詩成七言絕句一首，與魏郎為永訣之詞也。夫人看了道：「人都為他死了，生前既違其志，死後豈可又背其言乎？」遂命寄去。魏郎接了康鐸寄來之詩，拆開來一看，其詩道：

兩行情淚雨前流，千里佳期一夕休。

倚柱尋思倍懊恨，寂寥燈下不勝愁。

相見時難別亦難，寒潮惟帶夕陽還。

鈿蟬金雁皆零落，離別煙波傷玉顏。

倚闌無語倍傷情，鄉思撩人拔不平。

寂寞閒庭春又晚，杏花零落過清明。

自從消瘦減容光，雲雨巫山枉斷腸。

獨宿孤房淚如雨，秋宵只為一人長。

紗窗日落漸黃昏，春夢無心只似雲。

萬里關山音信斷，將身何處更逢君。

一身憔悴對花眠，零落殘魂倍黯然。

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悠悠生死別經年。

真成薄命久尋思，宛轉蛾眉能幾時？

漢水楚雲千萬里，留君不住益淒其。

魂歸冥漠魄歸泉，卻恨青娥誤少年。

三尺孤墳何處是，每逢寒食亦潸然。

物換星移幾度秋，鳥啼花落水空流，人間何事堪惆悵，貴賤同歸土一丘。

一封書寄數行啼，莫動哀吟易慘淒。

古往今來只如此，幾多紅粉委黃泥。

魏郎看了，得知凶信，哭得死而復生，遂設位祭奠，仰天誓道：「子既為我捐生，我又何忍相負。唯有終身不娶，以慰芳魂耳！」作祭文道：

嗚呼！天地既判，即分陰陽，夫婦假合，人道之常；從一而終，是謂賢良。二三其德，是日淫荒。

昔我參政，暨先平章，僚友之好，金蘭其芳；施及壽母，與余先堂，義若姐妹，閨門頡頏。適同有妊，天啟厥祥，指腹為誓，好音瑯瑯。乃生君我，二父繼亡。君留新水，我返荊襄，彼此闊別，各天一方。

日月流邁，逾□五霜，千里跋涉，訪君錢塘。佩服慈訓，初言是將，冀遂口約，得偕姬姜。姻緣淺薄，遂墮荒唐，一斥不復，竟爾參商。嗚呼！君為我死，我為君傷！天高地厚，莫訴哀腸。玉容月貌，死在誰旁？斷弦破鏡，零落天光，人非物是，徒有涕滂。

悄悄寒夜，隆隆朝陽，佳人何在？令德難忘。曷以招子？誰為巫陽？曷以慰子？鰥居空房！庶幾斯語，聞於泉壤；岷山鬱鬱，漢水湯湯，山傾水竭，此恨未央！嗚呼小姐！來舉予筋。尚饗。

不覺光陰似箭，轉眼間魏郎已經服滿赴都，恰也升陝西儒學正提舉，階奉議大夫。那時賈靈昭尚未滿任，魏郎方得相見，升堂拜母，而夫人益老矣。彼此相見，不勝悲感。春鴻、朱櫻益增傷歎。

魏郎問小姐殯宮所在，即往慟哭，以手拍棺叫道：「雲華知魏寓言在此乎？想你精靈未散，何不再生以副我之望耶？」

慟哭而回。

是夕宿於公署，似夢非夢，彷彿見雲華走來，魏郎忘記他已死，便一把摟住。雲華道：「郎君勿得如此！妾死後，陰府以我無過，命入金華宮掌箋奏之任，今又以郎君不娶之義以為有義，不可使先參政盛德無後，將命我還魂，而屋舍已壞。今欲借屍還魂，尚未有便，數在冬末，方可遂懷，那時才得團圓也。」說畢，忽然乘風飛去。魏郎驚覺，但見淡月侵簾，冷風拂面，四顧淒然而已。遂成《疏簾淡月》詞一闋道：

溶溶皓月，從前歲別來，幾回圓缺。何處淒涼，怕近暮秋時節。花顏一去終成訣，灑西風，淚流如血。美人何在？忍看殘鏡，忍看殘缺！忽今又夢裡，陡然相見，手攜肩接；微啟朱唇，耳畔低聲兒說：

「冥君許我還魂也，教我同心羅帶重結。」醒來驚怪，還疑又信，枕寒燈滅。

魏郎到任，不覺已到冬天。有長安丞宋子璧，一個女子姿容絕世，忽然暴死，但心頭甚暖，不忍殯殮。三日之後，忽然重活起來，不認父母，道：「我乃賈平章之女，名娉娉，字雲華，是咸寧縣賈靈昭之姐，死已二年，陰司以我數當還魂，今借汝女之屍，其實非汝女也。」父母見他聲音不類，言語不同，細細盤問，那女子定要到咸寧縣見母親、哥哥，父母留他不住。那咸寧縣與長安公廨恰好相鄰，只得把女子抬到縣堂，女子逕走進拜見夫人、哥哥，備細說還魂之事。夫人與哥哥聽他言語聲音，舉止態度無一不像。呼叫春鴻、朱櫻，並索前日所遺留之物，都一毫不差，方信果是還魂無疑。宋子璧與妻陳氏不肯捨這個女子，定要載他回去。女子大怒道：

「身雖是你女兒身體，魂是賈雲華之魂，與你有何相干，妄認他人女為女耶？」宋家夫婦無計，只得歎息而回。

夫人道：「此天意也。」即報與魏郎，魏郎即告訴夫人夢中之事。於是復締前盟，重行吉禮，魏郎新迎，夫人往送，春鴻、朱櫻都隨小姐而來。正是：

一女變作二女，舊人改作新人。

宋子璧夫妻一同往送，方知其女名為「月娥」。提舉廨宇後堂舊有匾額名「灑雪堂」，蓋取李太白詩「清風灑蘭雪」之義，為前任提舉取去，今無矣。方悟當日伍相祠中夢兆，上句指成婚之地，下句指其妻之名。魏郎遂遍告座上諸人，知神言之驗。此事喧傳關中，莫不歎異。

魏郎與月娥產三子，都為顯官。魏郎封為太禧宗禋院使兵部尚書，年八□三卒。月娥封郡國夫人，壽七□九而歿。平昔吟詠賡和之詩共■■篇，題曰《唱隨集》有詩為證：

《還魂記》載賈雲華，盡擬《嬌紅》意未除。刪取煩言除剽襲，清歌一曲葉琵琶。